

乡愁

■ 樊金浩

我的家乡在一座小镇上。因为盛产煤炭,小镇与周边的村落形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协调曲。幼时,我常常往返两地生活,在这段时光里,我见证了镇上人与村里人各自的乡愁。

我的外公年轻的时候多在外面奔波挣钱,人近中年时才回归村里开始经营起了苹果地。年龄越大,他似乎越热爱他的土地,他一直说,他舍不得他的土地被荒废,他要舅舅们坚持对土地的热爱。后来外公因病被舅舅们接到外地治疗,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但是只要说起他的土地和庄稼,他都欣喜万分,总能对我们讲个不停,即使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还时常嘱咐我舅舅记得给苹果打农药。对外公这些老一辈的人而言,乡愁或许就是他们那魂牵梦萦而不忍割舍的土地。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总喜欢抛开城市的纷纷扰扰,回到乡村的怀抱。在这里,有着清晨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水盆羊肉的满足,有着傍晚漫步在绿色原野的欢盈,有着夜晚沉睡在虫鸣鸟语中的安宁,有着岁月沉浸慢慢悠悠的生活味道。对于父母那一代的小镇人,乡愁或许就是他们那一如往昔、岁月沉淀的生活。

对我来说,乡愁是一种味道,这个味道混杂了我对家乡的各种记忆,有村子里的虫鸣鸟语,有集



市上和小卖部里的各色美食,也有家里简单而美味的饭菜。我记忆里的村子是由阳光与星光组成的,白天在原野里晒着阳光奔跑,夜晚在房顶上披着星光乘凉。那时候的村里已经有了电灯,但是为了节约电费,夜里也少有人点灯,而是更多的使用燃气煤油灯。每当家里的油灯亮起时,那便是我亲爱的外婆走近炉灶,为我煮熟从村里小卖铺里买来的方便面。村里五毛、一块的方便面,加上大大的荷包蛋,现在看起来略显廉价,却是儿时的我最喜爱的美食。深夜方便面的味道,夹杂着麦田的清香、悠悠的虫鸣,是我幼时最深的记忆。每当想起这股味道,就能想起田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想起外公外婆那亲切的面庞。从村里来到热闹的镇上,还有新鲜出笼的大包子,有香味

十足的炒面皮,有酥甜可口的炸油糕,各有特色的小吃,让人难以抉择,垂涎三尺。

记忆里的味道多种多样,但在我心里,只有一种味道是最无可替代的、最令人思乡情切的,那就是母亲做好的饭菜。这味道在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后,变得时常令人想念,却是在哪里都无法复刻的味道。每当这股味道在心中漾起,我都会想到母亲的笑脸,想起温暖的家,心里就会充满振奋的力量。

家乡的味道还有雨后泥土的味道及小路旁满是野花的香味;有夏天母亲允许我喝冰镇汽水的幸福味道;有秋天和外爷在苹果地抓蚂蚱时欢乐的味道;还有冬天吃房檐上冰柱的味道……这些味道串联了我的家庭生活,勾勒了我的童年记忆,将我的思念带回家乡。

一部能勾起回忆的生活史

——读张建宇长篇小说《冬日的火花》

■ 柏峰

读过张建宇的长篇小说《冬日的火花》,我觉得这是一部现实主义新力作。

古希腊哲人曾经说过,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出并非我们选择的剧本——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时代与社会不能任由我们选择,我们只能既定地演出时代与社会赋予我们的剧本——这就是现实。人,不可能改变现实,但是,人却能改变自己。这是我读过张建宇这部小说强烈的艺术感受。

人要改变自己,必然产生与现实对立与和解——这个矛盾演化从平缓到激烈直到最后归于消解,这个过程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提供可能或者不可能,一个作家艺术才华的高低,就在这里体现出来。

小说叙事线索是两个家庭背景相近的主要人物容建与陆锋的人生成长为两条既平行又交错的情节,来展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期间的的生活状况,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理想、苦恼和追求个人最大社会价值的实现,这必然与并非我们选择的社会舞台发生种种的矛盾冲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社会面貌之横断面,而这个横断面便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全部内容。

《冬日的火花》有着明显“自叙传”艺术色彩——不敢断言容建就是作者本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主要人物形象里必定

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或许是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这部长篇小说是张建宇先生的首部作品,那么,这“自叙传”的色彩就更为明显——因为自叙传的重要特征就是按照人物的历程来塑造人物形象,人物的历程来自生活,而生活的逻辑是真实的,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凡是在生活中上演的剧本,都是真实而生动的,只要抓住这真实而生动的场面,才能写出精彩的文学作品。

不能否认作者的小说艺术才华,有了生活的基础,关键问题是如何通过重要的生活故事和生活场面来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要调动所能采用的艺术手法来成全、来丰满和写出“独特”的,能为当代小说史提供新的人物形象。就《冬日的火花》而言,所塑造的张建、陆锋主要人物形象,是路遥笔下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物在改革开放年代的生活演绎。人物是小说的灵魂,而每个人物都是在演出自己选择或者不能选择的舞台和剧本。

塑造人物,必须将人物放置在社会生活的巨大旋涡之中,让他们挣扎、呐喊,拼出全部的生命力量摇曳出性格的“火花”。《冬日的火花》通过主要人物的求学、就业、进城和创业的艰辛过程,也深刻地描写出他们精神蜕变和曲折动人的情感世界,立体地表现出了不甘在生活中沉沦的底层青年人物形象——而在艺术上,人物与现实生活的矛

盾、情感矛盾和追求事业的矛盾愈激烈、愈尖锐,那么,人物的形象便丰满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者也许是凭借了自然的直观的艺术表现力,抓住了这个小说塑造人物的奥秘,着笔来写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为读者展现出当代社会70后一代青年的奋进史,展现出一幅敢于与自己的命运挑战,跻身时代大潮的青年群体形象。

有人说,人的命运是玄学。其实,人的命运是真实存在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无形中制约着人的命运。但是,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要改变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容建身上,得到艺术的体现。进城,做城市人,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乡村青年的渴望,也是改变命运的契机。如何进城,如何走进城市文明,对处在底层的乡村社会的青年来说,无非通过求学或者外出打工,张建宇抓住这个新的历史进程,把人物放置在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之中,所以,他塑造的人物明显具有时代的烙印,其心理流变与生活追求,也因之而呈现出斑斓的图像,因而,故事情节显得曲折而复杂,使得这部小说具有强大的艺术张力。

总之,张建宇的《冬日的火花》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长篇小说,是一部能勾引起回忆的生活史。我相信,路更长,然而,将愈加精彩。

小满（外一首）

■ 胡巨勇

南风铺开辽阔
彩蝶忙着为落幕的梨花梳妆
恰到好处
一场阵雨
解救了饥渴的河塘和田渠
秧苗拔节着长势喜人的幸福

几滴布谷的唱词
拔节着麦子灌浆的梦境
摇曳的麦浪舞蹈着
初夏乡村独有的风情
有阳光从云层洒下来
镀亮了大地铺开的画卷

炊烟起处
小院里
墙头磨好的镰刀闪烁着五月的图腾

庄户人家按捺已久的心事
不知不觉又染重一寸 厚了一分
此时 父亲的醉意比回忆更深
餐桌上一盘凉拌的苦苦菜
与米酒和谐的搭配
更好地诠释出生活的真谛
食得忙中苦后甜
人生小满最尽欢

故乡

炊烟系住的目光
在城里流浪
漂泊的心
背一身牵挂赶路
老屋传来的叹息
覆盖了我一夜

梦里的乳名
被乡音唤醒

擦亮娘的白发
读一封风中的承诺
字里行间的故乡
放牧我心底的泪

望一眼如盘的月
乡愁白了头
撕亲情里的章节
温暖寒夜

蝉鸣声声萤火飞

■ 唐红生

忽然间,我听到了久违的蝉鸣,原本炎热的夏天被搅得更为热烈。

声声蝉鸣勾起我儿时情景。那时天气似乎特别热,我常常瞒着家人同小伙伴们成天泡在池塘中。童年的趣事很多,尤为有趣的是捕蝉捉萤,每每想起,总那么香甜。老家的村庄不大,几十户人家散居开来,所以树特别多,时常用来躲猫猫。尤其是高大的梧桐树,成了蝉钟爱的舞台。

蝉声似一曲充满激情的交响乐章,在小村中回荡,远比现在的城里有气势。这些不知疲倦的“歌手”,凑在一起,便成了一支合唱队,只要有一只蝉起个调,四面八方的蝉会跟着发出鸣叫。它们或和声,或齐唱,音色自然纯真,无半点矫情。静心细听,高亢中带有婉约,激昂中伴着低吟。

小时候喜欢捕蝉,简直乐此不疲。我用竹丝做一个圈,插在竹竿前端,从屋檐下粘上一层层蜘蛛网,再去黏蝉。蜘蛛网须有足够的黏度,否则蝉将逃脱。所以要赶在太阳升起前就把网准备好。

有时和小伙伴们爬树捉蝉,难度可大了。蝉的体色与树皮接近,又有树叶遮挡,所以难发现。我们轻手轻脚来到树下,仔细用目光搜寻着。有的蝉在树的高处,根本就上不去。发现可以捕到的蝉,就派爬树能手上去,轻灵的身体似猴子一样往上蹿。但蝉更精明,不等你靠近就飞走了。有时运气好能捉到,剪去薄薄的蝉翼,大家一起逗它在地上爬来爬去,玩得特别开心。

随着年龄增长,读的书也多了。知道了真正的蝉鸣来自雄蝉,靠震动腹部的鼓膜发出响亮的声音。雌蝉听到雄蝉的“真情告白”后,便赴一场美丽的约会。交配后的雄蝉不再继续进食,而是安静地走到生命尽头,雌蝉在产完卵后也会离去。

待到夜幕降临,或许蝉经过一天嘶鸣倦了,或许不愿打扰乡亲们睡觉,声音渐渐消退。虫儿却接着登场,唱起了婉转小夜曲。

此时,萤火虫开始在眼前划过。这些夜的精灵似乎特别害羞,躲着朦朦月色,在幽深的树丛中尽情撒欢。我们来到村头的田野,经过烈日烤晒,庄稼吐露缕缕芬芳,散发泥土的气息。成千上万只萤火虫悬浮在无尽的漆黑中,那点点萤火流动着,像一首首小诗。

上小学时听老师讲过,有位古人名叫车胤,白天耕田劳作,因家境贫寒,无油点灯,在夏日夜晚捕捉了许多萤火虫,装在用白布做成透光的袋子中,借微弱之光读书。我听后很受感动,便捉一些萤火虫,装在玻璃瓶中学着看书。那只是一时好奇,根本看不清字。但这励志故事,点亮了童年美好的梦想,激励我好好学习。其实,我多半是偷偷地放几只蚊帐里,把灯熄了,看它们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模样,陪伴我安然入梦。如被大人们发现后,免不了一顿骂。

城里几乎看不到萤火虫了。前几日,我和几位朋友特意到本地一山中赏萤。天色渐暗,愈往山里,愈感深邃,萤火虫也愈多。轻踏青石板,我们不说话、不开灯,生怕惊扰浪漫情调。那轻盈的身姿发出点点橙黄,忽闪忽闪,忽高忽低,忽疾忽徐,如梦如幻。山谷间充盈着暧昧的气息,弥散着绵绵情意。大家全都默然,心神俱醉,从未感受到如此美妙。我默念着“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用双手捂住一只萤火虫,体味唯美的诗意。

仰望夜空,繁星闪烁,若明若暗。“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那些星星就像一只只萤火虫飞上了天。而周边的萤火虫又像苍穹上漏下的星星,眨着眼睛,脉脉含情,演绎着柔情蜜意。

“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帙。”蝉与萤联袂演出,是夏日中一场听觉和视觉的盛宴。蝉和萤,一个是歌唱者,一个是闪光者,尽管生命都很短暂,却活出别样的精彩与灿然,可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